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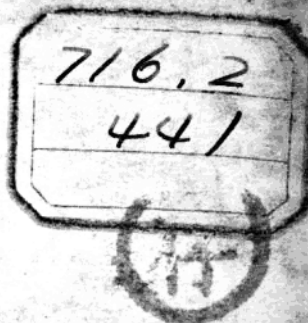
評 彈

夫 盤 貞 蘭

張鑑庭 張鑑國述

陳靈犀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戲曲小叢書

蘭 貞 盤 夫

〔評 彈〕

張鑑庭 張鑑國述

陳翼犀整理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850×1168 耗 1/64 印張：13/32 字數：12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,000

統一書號：10077·593

定價 (6) 0.08 元

前 記

这是評彈傳統節目“十美圖”中的一節。

故事內容是这样的：明朝嘉靖年間，嚴嵩、嚴世蕃父子專權，因嫉妒三邊總制曾銑，謊奏一本，說他私通敵國。朝廷降旨，將曾銑斬首，還要抄斬滿門。曾銑之子曾榮，不得已改姓張，逃亡在杭。嚴嵩的黨羽鄢茂卿不察，將他收為義子，改名鄢榮，并帶他進京參見嚴嵩。嚴嵩見他才貌出眾，便以孫女蘭貞許配與他。曾榮心實不願，冤家如何可以結成親家？但又未敢明言拒絕，怕行藏敗露，定遭殺身大禍。婚后，同床異夢，名為夫婦，實同路人。曾榮終日愁眉不展，抑郁寡歡。蘭貞見他如此，知道內中必有隱情，所以親到書房盤詰，終于得知底細。蘭貞大驚，想此事非同小可，如果稟明祖父和父親，那么丈夫的性命一定難保；要是隱瞞不提，又怕養虎傷身，禍及家門。考慮再三，愛情、正義和奸佞、私仇之間引起了激烈的內心鬥爭，最后前者戰勝了后者，她堅決地站到曾榮這一邊來。

在整理中，除了一些枝蔓地方作了必要的節刪外，還加強了人物的內心活動、思想鬥爭，使主題比較突出。

陳靈犀

蘭 貞 盤 夫

〔評 彈〕

嚴蘭貞：（念）官人短嘆又長吁，
鸞鳳和鳴总是虛，
我本將心托明月，
誰知明月照溝渠！

（白）我嚴蘭貞，祖父嚴嵩，官拜当朝宰相，爹爹世蕃，职授吏部天官。父母年近，單生我蘭貞一人。自与鄢郎成親以來，半月有余，名为夫妇，实則同床異夢。他每日清晨起來，便赴書房，直至深宵才得登樓。口不常开，話不多談，好似心事重重，倒教我难以猜透呀！

（表）嚴蘭貞自和曾榮結婚到現在，已有半个多月，还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連得知心說話也未曾講过半句。嚴蘭貞心里奇怪，小官人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冷待我？老实講，像我們嚴家这样的人家，难道会有

什么委屈了他不成，为何总是愁眉不展，好像心事重重？可是有人得罪了他，还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？关照飘香丫头到書房里去看看小官人，到底在做什么。現在飘香已經去了一会，蘭貞末坐在房里等，想想总不明白，小官人到底有什么心事？
〔表〕 剛正这时候，飘香回来了。

飄 香：小姐！

嚴蘭貞：飘香，姑爺可在書房之中？

飄 香：姑爺在書房里。

嚴蘭貞：可是在那里攻读詩書？

飄 香：姑爺不在那里讀什么書。

嚴蘭貞：他在做什么？

飄 香：他正在生气。

嚴蘭貞：（咕）生气？哦！我懂了，一定有人得罪了他，所以如此勿高兴，拿一肚皮怨气全出到我的身上。小官人啊，这是你的勿應該了，有啥个气，尽管告訴我，我給你作主。倒勿曉得啥人害他受气，要气得这般模样？

（白）飘香，但不知何人使姑爺受到这般气惱？

飄 香：那是丫头也勿曉得。我到書房門口，書

房門關着，只聽見姑爺在那里嘆氣，又好像在那里罵人。

嚴蘭貞：你就該敲門進去，看个明白才是。

飄香：小姐，門是敲的，倒是姑爺不肯開，我再敲敲末，姑爺叫啥“哧哧哧”拿小丫頭罵了一場，小丫頭嘸沒辦法，只好轉來，回稟小姐。

嚴蘭貞：噯！竟有这等样事！

（咕）小官人那來这般大的怨氣，我倒要問个明白，也好替他想法子分憂解愁；否則如此氣悶下去，一定要氣出毛病來的。讓我現在就親自下樓，去問問小官人，到底有啥心事？

（白）飄香帶路。

飄香：小姐那里去？

嚴蘭貞：待我親自下樓，去見官人。

飄香：是，小姐走好了。

〔表〕嚴蘭貞一路下來，一路在想——

嚴蘭貞：（唱）輕移步，下樓坪，
一路行來暗思忖。

我和他初次相逢在園亭內，
瑤琴一曲遇知音，
我是一見傾心便鍾情。

到後來幸得多情成眷屬，
實指望如魚得水兩相親；
那曉得洞房寂寞冷如冰，
夫婦如同陌路人。

(咕) 小官人為什麼這般冷待我？

(唱) 我是難解官人心頭事，
今朝定要問原因。

蘭貞是匆匆直向書房去，

曾 榮：(接唱) 曾榮是想起父仇怨恨長。

(念) 唉！一粒明珠土中藏，
未知何日放毫光，
冤仇如海終須報，
怎把仇人當妻房？

(白) 小生曾榮，表字煥章，祖籍金陵應天府狀元縣。爹爹曾銑，官居三邊總制，屢建奇功；怎奈嚴嵩老賊，嫉忌賢能，上殿謊奏一本，說我爹爹私通敵國。萬歲輕信讒言，將爹爹綁出午門斬首，還要斬草除根，滿門抄斬。我弟兄二人，只得各自逃命。小生投奔浙江武林舅母張氏家中，那知城內城外，到處畫影圖形，緝捕甚嚴。小生改名張榮，欲思逃出城關，却被鄆賊茂卿捕獲，他不知我乃曾家之子，反

將我收為螟蛉子，帶進皇城。當時出于無奈，我只得將計就計，再作道理。又那里知曉為了參相，另起風波，嚴嵩老賊，命我與他孫女蘭貞，結為伉儷。只因身在牢籠，無法推辭，被迫聯姻。不過末名為夫婦，實是同床異夢罷了。

〔表〕曾榮被逼和嚴蘭貞拜堂，他也叫沒辦法，要勿答應，恐怕事情弄穿，自家是朝廷要犯，性命一定難保。不過堂末拜，親決勿能做，所以他和蘭貞拜了堂已有半个月，還是同床異夢，琴瑟未調。他在書房中，老是為了父母之仇，憂郁不樂。今朝是他父親曾銑被害的忌日，他正在傷心落淚。恰巧小婢飄香前來敲門，被他罵了幾句，不肯開門。現在听听書房門外，無有声响，想必飄香已是上樓去了。他滿腔悲憤，倒又涌上心頭來了。

曾 榮：哎呀！爹爹娘親呀！

（唱）想起爹娘命雙亡，
仇深如海永難忘。
我父是鎮守三邊為總制，
忠心赤胆保邊疆。
可恨老奸心狠毒，
謊奏本章陷害大忠良。

他是斬我父，殺我娘，
還要斬草除根斷絕忠良后嗣香。
害得我弟兄如同魚漏網，
急急忙忙走四方。
到如今同胞手足無消息，
不知他能否逢凶化吉祥，
平安無事免禍殃。

(白) 老奸呀老奸!

嚴蘭貞：(表) 他正罵得起勁，恰巧嚴蘭貞剛到書房門口，一听，小官人口口声声大罵老奸，老奸是那一个啊？讓我听听看。

曾 榮：(唱) 你害得我家又破，人又亡，
無有容身地，如虎落平陽；
我是熱淚滿眶恨滿腔。

[表] 曾榮越想越難過，越想越悲憤，一時上那里忍得住呵！

曾 榮：唉！血海仇未報，心頭氣難消！但愿曾氏祖先，在天之靈，保佑我撥開雲霧，冲破牢籠，能得早日报仇雪恨，我与仇人，誓不兩立！……

嚴蘭貞：(表) 嚴蘭貞要想听听看小官人在那里罵那一个老奸，到底有什么仇恨，不料老奸是那一个還沒听出；有一个秘密却給她

听到了。原來小官人姓曾，不姓什么張。這一來嚴蘭貞心里倒有点火了，怎么，我和你拜了堂，你連个眞名实姓都沒有，怪勿得你待我如此冷淡，連半点情义都无有，看來內中一定有什么蹊蹺，今朝倒要好好地盘問出他的底細來。馬上关照飄香——

(白) 飄香上前敲門。

飄香：是。(叩門) 姑爺開門呀。

[表] 曾榮聽見外邊有人敲門，心里一跳，連忙拿眼淚揩一揩干，踏到門跟前。

曾榮：外面何人？

飄香：姑爺快點開門，小姐來哉。

曾榮：(表) 曾榮聽說小姐來哉，更加着急，想你为什么下樓來？又勿能勿理她，只好答應一聲——

(白) 請小姐少待，小生來了。

[表] 開出門來，看見嚴蘭貞立在門口，只好搶上前一步，拿头上帽子一整，身浪衣裳一揮。

曾榮：呀……小生迎接來迟，還請恕罪。

嚴蘭貞：(表) 蘭貞关照飄香等在書房外邊，她自己踏進了書房，對曾榮看看，心里氣呀！

枉为夫妻，連称呼都沒有一个！勉强回答
一声——

（白）无須客套。

〔表〕隨手拿書房門門上。身体望椅子上
一坐。

曾 榮：（表）曾榮亦然坐定。

（白）啊……千金不在閨樓，來到書房，未知有何吩咐？

嚴蘭貞：（表）嚴蘭貞想，我今朝要細細地盤問盤問你的底細，倘使開門見山的問，他好說鬼話，还是讓我用說話來套出他的真情話來。所以她硬拿肚皮里的火压住了，裝得很自然相，先攀談兩句。

（白）官人近來身子可好？

曾 榮：小生托福平安。

嚴蘭貞：請問官人，每日在書房里，不知做些什么？

曾 榮：（表）曾榮一听，你問我在書房里做些什么，大概怪我不上閨樓，这倒使我一定心哩，原來我剛正罵老奸的話，她並沒有听到。那么讓我來瞎說兩句，將她打發走了，免得嚙苏。

（唱）小姐呀，小生終日在書房，

只为功名讀文章。
今朝熬得寒窗苦，
他日才能美名揚。
到那时青云直上多煊赫，
榮宗耀祖振門牆。
我和你共享榮華同到老，
鴛鴦枕上永成双。

嚴蘭貞：(表) 嚴蘭貞心里气呀，你這張嘴倒会說
会講，說得那么好听！讓我先來还敬他兩
句，看他怎說？

(唱) 多謝官人情意重，
用功讀書坐芸窗，
好教我夫貴妻榮有風光。
怕只怕薄命蘭貞无福份，
怎能高攀你这富貴郎。

曾 榮：(咕) 哎呀！閑話勿对碗，明明有气啊。嘸
办法，只好假痴假呆，假装笑臉。

(白) 啊千金休要取笑，小生才疏学淺，还
須老相爺与岳父大人，多多栽培。

嚴蘭貞：(咕) 哼！还要假敷衍！索性点穿他。

(唱) 官人呀，我嚴蘭貞自与郎君成婚配，
你是强欢笑，暗悲伤，
終朝悶悶皺眉龐，

默默无言冷似霜，
还说什么鸳鸯枕上永成双。
自与郎君成婚配，
你是五更便起床，
半夜返闺房；
见我兰贞面，
如同遇虎狼；
你是从无一语吐衷肠，
还说什么鸳鸯枕上永成双。
到今日我是殷勤来问你，
你还是假仁假义对妻房。
说什么坐书房，读文章，
只为功名两字忙。
请问贤公子，
这样的好夫郎，
怎能够鸳鸯枕上永成双？

曾 荣：（表）曾荣一听，怪也难怪你要气，不过你要晓得，我和你是冤家，勿是亲家，我不配做你的丈夫，你也不配做我的妻子。老实说，我们这一对夫妻，也不过挂挂名而已。现在你责问到我，我又勿能拿真情实话告诉你，还是再胡扯两声吧！
（白）小生的苦衷，你那里知晓呵！

嚴蘭貞：(咕) 我不將你这么一逼，你还勿肯拿苦衷說出來；只要你老实說出來，有啥为难，我总要帮你想法子的。

(白) 官人有何苦衷，尽講不妨。

曾 荣：小生招贅相府，实在高攀不上，故而小生要發憤讀書，求取功名。只因求名心切，神思恍惚，倘有礼貌不周之处，还望寬恕一二。

嚴蘭貞：(咕) 還要說鬼話？

(白) 原來官人終日在書房里，确是为了勤讀詩書？

曾 荣：是呀，为了功名，勤讀詩書。

嚴蘭貞：既然在書房里勤讀詩書，为何要長吁短嘆，伤心落泪？

曾 荣：这个末……

(咕) 哎呀，我在此嘆气出眼泪，她怎会曉得？看來我剛正說的話，她已經听到了，那是千万承認勿得的啊。

(白) 小生那有長吁短嘆之事，千金休要錯会了。

嚴蘭貞：官人臉上，泪痕尚在，怎說錯会？

曾 荣：这……(拭泪)

嚴蘭貞：擦也來不及了。

(唱) 官人还要瞞真情，
这样的对待蘭貞不該应。
我嚴蘭貞为了官人你，
爹爹要火燒堂樓燒死我嚴蘭貞。
幸得公公來作主，
才能与你結朱陈，
誰知你鉄石心腸并无半点情。

(表) 嚴蘭貞提到爺要火燒堂樓，一陣心酸，对小官人看看，你如何一点夫妻之情都沒有！她想到这里，眼泪也几乎出來了。

(唱) 唉，官人呀，你我既然成夫妇，
就該痛痒互关心。
官人呀，你有什么仇和恨，
快向为妻說分明。
官人肩上千斤担，
为妻分挑五百斤，
好与你分憂解愁把冤气伸。

曾 荣：(表) 哎呀，想勿到奸臣倒养出了这样一位講道理的女兒。倒是我的心事，怎好告訴你！一时上倒不知說些什么好了。

(白) 这……这……

嚴蘭貞：官人你有什么冤仇宿恨，快对做妻的实

說了吧！

曾 榮：（表）她提到仇恨兩個字，那是我剛才所說的話，定是被她聽見的了。好得她還勿曉得底細，我是決勿能對她說穿的。

（白）哎呀小姐！

嚴蘭貞：官人請快講！

曾 榮：小姐之言，越發的不对了，小生那有什么仇，那有什么恨？

嚴蘭貞：（表）嚴蘭貞想我的話全說尽了，你为什么還要賴，還勿肯拿真情實話告訴我？再一想，小官人所以勿肯說，會不會是勿敢對我說，他的冤家末就是我們嚴家，他所罵的老奸末就是我的祖父？蘭貞想想，這倒也有點像，否則拜堂之后，他为什么要如此冷待我？他有什么心事勿能對我說？這時她頓覺身背上一凜，那是更加要盤問一個水落石出了。

（白）請問官人：何謂“血海仇未報，心头恨難消”？

曾 榮：（咕）哎呀完了！看來我剛正說的話，確是被她聽見了，再要瞞怎樣瞞法？只有如此，讓我約略講些給她听，要緊話末無論如何勿能落出半句來的。

(白) 事到如今, 实不相瞒, 提起这不共戴天之仇末……

嚴蘭貞: 怎样, 請官人慢慢的講。

曾 榮: 你且听了! 先君官居三边总制, 报國有功, 只因素性忠直, 被奸臣陷害, 謊奏一本, 說我爹爹私通外國, 圖謀不軌, 万歲輕信讒言, 降旨將我父斬首西郊, 这样的血海冤仇, 至今未报, 怎不叫小生抱恨无窮?

嚴蘭貞: 原來如此。

(咕) 頂頂要緊, 要問明白他的冤家到底啥人?

(白) 請問官人, 你的冤家畢竟是那一个?

曾 榮: (咕) 冤家啥人? 就是你們嚴家, 我阿好告訴你?

(白) 想仇人权勢熏天, 报仇時間未到, 此刻去提他則甚?

嚴蘭貞: (咕) 閑話勿对, 啥叫啥仇人权勢熏天, 难道他的权勢, 比我們嚴家里还大? 你为啥連冤家的名字也勿敢对我說, 看來你的冤家就是我們嚴家?

(表) 嚴蘭貞心里別別跳, 想問他他既然勿肯說, 那么讓我來激激他看, 如果他的